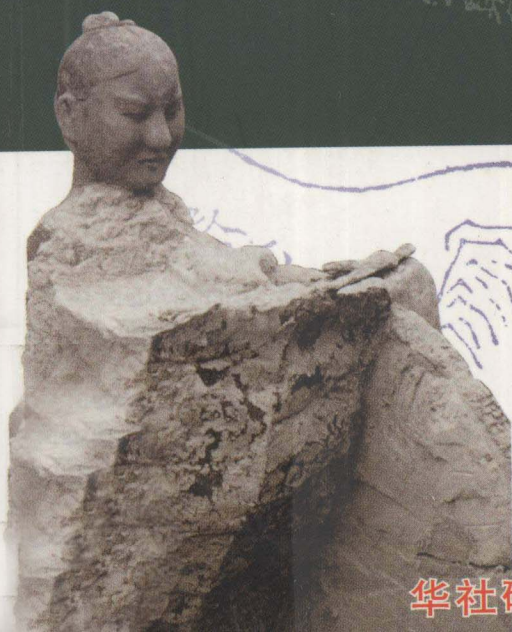


马来西亚华人：

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

• 何国忠 著



华社研究中心



何国忠 著

马来西亚华人：

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

华社研究中心

吉隆坡·2002

何国忠著·华研学术丛书 3
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

Malaysian Chinese: Identity, Culture and Ethnic Conflict
by Hou Kok Chung

出版 / 发行
华社研究中心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271806-T)
No.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603-22734035 传真：603-22734037
电邮：huayan@streamyx.com
网址：<http://www.huayan.net.my>

排版：丁美凤
封面电脑构成：陈维钊

印刷
Perniagaan Yakin
16 & 33, Jalan Mewah 3/5, Pandan Mewah,
Ampang 68000, Selangor Darul Ehsan.

版次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006 年 3 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定价
马币 30 元 (RM30)

自序

这本书是笔者长久以来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探究的一个总结，也算是对于自己身为马来西亚华人的交待。本书的许多观点，先后在不同的研讨会及论文集中发表过。如今重新整理，以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为题，贯穿全文，作一个比较有系统的陈述。

任何一位马来西亚华人要写作马来西亚华人史，都与他处理其他地方的历史不同，不为别的，因为我们身在其中，自然不像研究其他历史一样，由外观察，经由该时期所存的资料，或依其他人的撰述为凭。笔者成长的经历恰与本书讨论的大部分时期重叠，从青少年时期开始，笔者一直困惑于族群与认同问题，类似这样的思索完全是来自外在环境的刺激。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笔者写这本书，不只是以研究者的角色，也以一个当代人的身份，聚积了许多对马来西亚是非的观感和偏见。

笔者珍惜在马来西亚的一切，珍惜踏出的每一步。无可否认，马来西亚华人论述还没有结束，但希望随着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让笔者告别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

2002年3月1日

目 录

自序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中国意识与本土意识的消长	13
	1. 华人移民与文化流传	13
	2. 本土意识	23
	3. 政治认同和马来亚公民权	35
第三章	林连玉：为族群招魂的故事	49
	1. 来自中国的穷教员	49
	1.1 家庭背景和中国教育	49
	1.2 初来马来亚	52
	2. 华教运动的启幕	56
	2.1 从《巴恩氏报告书》到《拉萨报告书》	56
	2.2 多元族群下的对话	59
	3. 马来亚独立和华文教育	64
	3.1 不要妨碍独立！	64
	3.2 华人社会的两种心态	67
	3.3 华教斗士的困境	77
	4. 林连玉的下场	82
第四章	政治语境下的国家文化和华人文化	89
	1. 五一三流血暴动之前的风风雨雨	89
	2. “国家文化”	97
	3. 华人的对策	105

	4. 失路的华人文化	109
	5. 华人文化深化的问题	115
第五章	华人团结和族群对话	133
	1. 马来西亚华人是谁?	134
	2. 华人的分裂和团结	145
	3. 马来人和华人的沟通	160
第六章	政治语境下变奏的文化论述：“马华文学”的迷思	171
	1. 中国意识和马华意识	171
	2. 马华文学的政治性	177
	3. 马华文学走入国际	181
	4. 马华文学的确立	192
第七章	寻找自己的身份	197
	1. 政治和文化语境下的“马来西亚华人”语义辨析	197
	1.1 “中国”及“华”“夷”观念	198
	1.2 “马来西亚华人”名词变迁	202
	2. 忧患意识中的文化情怀	209
	3. “我爱马来西亚，可是马来西亚爱我吗?”	221
	4. 我的国家始终是马来西亚	227
第八章	结论	233
	引用书目	245

第一章

导论

作为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马来西亚的成就让国人引以为豪，除了 1969 年的五一三族群暴动以外，人民大体能够平安相处，从经济成长、政治稳定而言，在发展中国家里头可算佼佼者。

但是作为一个族群，马来西亚华人却有许多忧患。华人的身份意识和文化命运在族群政治的纷攘中引发了许多让人触目惊心的课题。虽然今天大部分的华人都土生土长，但是马来人一直认为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华人是外来者。由于历史发展所出现的复杂因素，马来人拥有其他族群所没有的特权成了各族群的社会契约。在这种彼此分别得清清楚楚的情况下，每个族群的对立面都有一个“他者”，本书所要探讨的就是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和文化如何在不同的参照环境中经历一系列障碍、冲突及困扰而作的建构、调整与重组。

汉纳·皮特津 (Hanna F. Pitkin) 在讨论“我们”这个集体身份对于政治话语的重要性时指出：“在政治话语中，人会不断地追问‘我们该怎么办’中的‘我们’是谁。”因此，“政治话语必然显示‘我们’的范围的合理性。”¹ 面对先前的殖民

1 Hanna F. Pitkin, *Wittgenstein and Just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208.

地文化以及后来的马来文化所应有的自处之道，“马来西亚华人”集体意识的产生是必然经历变化的结果。“马来西亚人是谁？”、“华人是谁？”、“华人的文化发展应该如何？”、“华人应该做些什么？”、“华人不应该做些什么？”等都是顺时而生的困惑。

身份认同的问题本来就不单纯。² 人们对自己身份的肯定是个体和社会文化影响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就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言，身份不是在孤立的状态中“炮制出来的”，而是“通过与他者半是公开，半是内心的对话协商而形成的。”³ 在身份认同的讨论中，有两重意义是互为表里的，一方面个体必须能透过具体的生活实践辨认出一己身份之所属；另一方面，个体在自我确认的漫长过程中又无法不受别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与否所影响。身份认同的资源可以来自职业、语言、宗教、国家、政党、阶级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领域或组织，海外华人研究专家王赓武在谈到东南亚华人认同时也清楚地指出这一点：“东南亚华人具有多重的身份认同。”⁴

2 身份认同指的是英文中的“identity”。这个字在中文书籍里有时被翻译成身份，有时被翻译成认同或身份认同。“身份”在《现代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出身和社会地位”，只能当名词用，见《现代汉语大词典》第10册（香港：三联书店，1993），页700；“认同”的解释则是“认可，赞同”或“犹言承认是同一的”，见《现代汉语大词典》第11册（香港：三联书店，1994），页252。为了适应中文的书写方式，“身份”、“认同”或“身份认同”在本书中交互使用，但它们所指涉的意义是一样的。

3 Charles Taylor,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edited by Amy Gutman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4.

4 王赓武将影响东南亚华人认同的资源概括成几类，即历史认同、中国民族主义认同、村社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种族认同、阶级认同。王赓武：〈东南亚华人认同之研究〉，《中国与海外华人》（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页245-247。

身份认同可以让一个人证明自己有关言行成立的理由。由于生活环境和文化定位的不同,例如城市和乡村居民,男性和女性,老人和青壮年等分别,也会影响一个人对自己身份的不同理解和调整。身份既不是某种客观条件的天然限定,也不是某种主观精神的随意构设。就如保罗·季尔楼(Paul Gilroy)所言:“我们对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主观体验,而各种微妙的主观体验的产生都是建基在文化和历史的大背景中,身份提供了我们理解这种相互作用的联系。”⁵ 身份认同是由环境所激发的一种认知,并在环境影响下出现一些特有的举动。说得直接一些,身份认同就是指出自己的特色,确定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属,不属于哪一种类属的规化活动。

本书既是讨论华人的族群身份和文化问题,因此族群特质(ethnicity)是我们无法避开的术语。这里所谓的“族群”,在英文是“ethnic group”而不是“racial group”。除了学术界以外,马来西亚华人常把种族、族群、民族三词互用,特别是“种族”的用语更是普遍。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族群研究的问题以后,种族、族群、民族这些名词已经有各自不同的用法,例如民族(指涉 nation 或 nationality)是政治用语,强调的是“领土”。种族,有时也译人种(race),则是生物上的用语,指的是以身体形貌和遗传上的差异所做的人群分野。族群所指涉的则是一种关系。一个族群的出现,不是社会孤立下的产品,它至少需要两个以上的群体,基于互动的要求,分辨你群与我群时,才有产生的可能。

虽然如此,种族、族群、民族的基本结构还是相依的。例如种族主义一直都被认为是构成民族主义的原素。但种族主义

5 Paul Gilroy, “Diaspora and the Detour of Identity,”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edited by Kathryn Woodwar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and the Open University, 1997), p.301.

又能把民族主义无界限的扩大，它是跨国性、超越国家的，例如一度出现的反犹太人主义是在全欧洲进行的，每个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分子都把犹太人视为眼中钉。⁶

而种族和族群彼此之间也有极为复杂的牵扯。人们可以根据其成员实际体质特征或其行为区别不同的两个群体。所以，一个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的群体，可能被另一个和它对立的群体冠以种族的名称，而一个具有明显与众不同的体质特征的群体，在信仰民主思想或是自由主义者来看，也只是不同的族群意识。种族和族群这两个术语虽然有许多不同的用法，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特别是在文化的视角下，两者更是互相勾连。

虽然种族使用的象征符号如肤色、体质和身形，能够构成一个合成的族体，但是对种族生理素质的描绘，是以行为和心理推断为基础的。个体可能看重与自身相似的体质特征，对其产生认同并采取与其相关的行动，但是只有文化才能透过人格的内部发展，影响个体的行为或心理，进行一些创造性的活动，并完成一个族群社会的成就。也就是说，当种族因素被用来集合一群有同样社会经历或相同兴趣爱好的人时，这个概念只不过是群内与群外的标志，当它作为一个族群象征时，便不是指称实际的生理的同一性，更是包括文化的同一性，即他们共同具有的观念或心理素质。⁷

6 Etienne Balibar, "Racism and Nationalism,"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edited by 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trans. by Chris Turner (London: Verso, 1991), p.62; 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可另参阅张京媛译：《文学批评术语》（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页375-421；张茂桂等：《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

7 John Rex, *Race and Ethnicit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5-17.

在本书中，最重要的用语当然是族群。族群在本书中是指涉华人、马来人或其他相关社群分类的概念用语。由于族群特质和文化的关系难以分离，族群特质通常被其鼓吹者看作是一种由继承延续得来而非此时此刻所创立的东西。所谓特质，指的是他们“自觉到”和自己族群成员共同享有的历史起源、语言、价值观念、起居习惯等有别于其他的人或其他的族群。不管我们把文化的承袭看作是深植于远古历史之迷雾中的“原生性”产品，或者是由历史变迁衍化而来的积淀品，都可以让人接受。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承袭这个观念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因为这样的认同是自然的，并且持续地由外在环境强加于个人的东西，它不是个人自由选择的问题。

严格地说，族群和种族、民族一样，都是用来表示某种持续的现象。这些现象的持续性，不仅对现时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为不同政治诉求提供依据。这三词的使用，完全可以满足持相反立场的人。一边可以用它们来解释现状为什么如此，为什么要维持现状；另一边则可以借用这些类别的解释，以表明为了创造更牢固、更源远流长或更合乎逻辑的社会，目前的结构应该被取代。“过去”（pastness）时间的定点，是这些身份概念所固有的也是最重要的。“过去”是一种手段，“过去”是人们适应社会生活、维系群体团结、确立或挑战社会的合法性的要素，所以它含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因此有着浓厚的政治味道。现实世界不断变化，“过去”的内容也不断变化，但是，“过去”从定义上说是过去事物的肯定，因为没有人可以改变“过去”，“过去”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但是我们如何理解“过去”，又和我们现在的社会息息相关。因为“过去”的如何建构，都是当代的政治现象。⁸

8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hood: Racism, Nationalism, Ethnicity” in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p.78.

依照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用语，这样的身份认同其实是一个“想像的政治共同体”，它是想像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其成员也不可能认识大部分的同胞、遇见他们、或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在每个人的内心，却有着大家共属一体的想像。”⁹ 族群意识塑造的过程和宗教的形成是可相比拟的。这种想像社群，是一种共同历史、共同起源的创造，对马来西亚人来说，族群概念更是蕴含了“团结”、“互助”、“奉献”等比较属于集体主义的价值。也许我们可以更具体地说，它事实上就是一种政治的集体表征（collective symbol）。

很明显的，我们的问题不只是一个人来自哪一个族群，又或者某一特定的族群是否有自决之权，我们可以追问的问题还有族群身份为什么不断被强调？在众多族群之间如何为自己的族群定位？属于某一族群的成员意味着什么？其成员应该如何被理解？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他和自己主张的或被赋予的其他身份认同是什么样的关系，在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中，这个族群的文化内涵起了什么样的变化？

这当然是分析“马来西亚华人”身份时所必须面对的事。族群认同和族群意识事实上可以说得更为仔细。光有族群身份，并不能产生族群意识，也不能由此发展出相似的思维倾向，更不用说参与集体行动了。光有族群身份，而没有对族群特殊利益的认识，这样的族群身份只是一个空洞的象征，或只是处在一种潜在状态。这种族群身份的决定只是“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如特定食物的选择、房屋的造型、室内的布置或传统民谣的特殊爱好等，从政治或文化的角度来说，它不会是一个引人思考的问题。

9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p.6.

马来西亚的“族群”之所以成为重要的讨论议题，原因就是“族群利益”意识无所不在。族群的成员极容易就觉察到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从经济、文化到教育领域，都可以看到其效应。“族群利益”意识得以成型的原因是双向的：个体认识到他所属的族群在一些领域受到剥夺，又或者个体发现他之所以可以享用比别人更多的资源，是因为他隶属某一族群的特殊身份。不论是居于优势地位的族群，或被宰制地位的族群最后都知道，族群身份决定了分配的基础之一。¹⁰

在这个分配的过程中，无可否认的，马来西亚华人一直居于劣势。在土著和非土著的对立中被当作后者；在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华人是属于没有特权的一群；官方语文是马来语而不是华语；权力结构中马来人是主华人是副。

种种的现象，在马来西亚华人痛苦地意识到了自己真切的“边缘”地位之时，一个自然的反应，事实上是参照昔日“我们”和“异己”的历史图景，重新界定自己的位置，从马来西亚独立的那一刻开始，华人便开始一场朝向中心的冲刺，期待有一天获取中心的位置。但四十年过去了，华人惊觉中心的位置仍然遥不可及。

为什么如此？从“马来西亚华人”这个称号也许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马来西亚华人”这个身份出现了两种互相区别而又有联系的指涉。“马来西亚人”是一个政治身份，而“华人”的属性又和文化息息相关。从政治上来说，华人的身份当然可以在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一分为二，但是从文化上来说，华人知道这样的身份指涉着一个延续意义的符号，问题是其他族群是不是了解华人的感受？在不绝于耳的“我爱马来西

10 有关族群利益的论述，参阅吴乃德：〈省籍意识、政治支持和国家认同：台湾族群政治理论的初探〉，张茂桂等：《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页37-40。

亚”、“马来西亚人团结一致”、“我们是华人而不是中国人”等引人注目的政治口号中，我们发现建构身份的文化因素是在各族彼此互动中往前走的。

马来西亚华人身份的建构的确被政治问题弄得狼狈不堪。不过撇开“政治”而仅看“文化”，我们一样有许多问题得加以注意分析，文化当然是广为人知的词语，十九世纪的英国人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曾经提出一个广为人知的定义：

文化是……复杂生活的整体，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其他各种能力与习惯。¹¹

我们总要有某种方法，足以让我们描绘我们整体的生活经验，将“文化”用来指涉人类生活方式的整体评价，是人类历史或是学术发展使然。而且生活本身，也确实是人所能领会的复杂整体。但是如果文化无所不包，固然可以使它发挥概括作用，但也使它在理论上到处碰壁，因为要从生活本身撷取意义，人总是还得将复杂的整体分解成为不同的领域与元素。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为文化作了这样的解释，第一、用来“描述知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二、用来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特定的生活方式”；三、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与其作品。”¹² 威廉斯虽然为文化的定义下功夫，但是他也说：“文化是英语词汇中，数一数二的最为复杂字眼。”¹³ 的确如此，任何想要凭藉单一而涵盖面广的概念加以把握文化的定义，总

11 引自 Chris Jenks,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32-33.

12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London: Fontana, 1987), p.87.

13 同前书，页 90。

会捉襟见肘。五十年代，有两位人类学家曾经在人类学领域中罗列了 164 个关于文化的定义。¹⁴ 一些学者因此在谈到这个词时拒绝再为它下定义，“因为怎么为它下定义，都是徒劳无功。”¹⁵ 汤林森（John Tomlinson）说这才是真正地“指出了事实，告诉我们文化这个词之所以重要，全在于其复杂性，全在于这个词在历史发展过程的经历，我们不需要知道它是什么，我们应当明辩的是，在当代的话语中，如何使用这个词。”¹⁶

文化概念的出现是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在族群利益分配的过程中，华人将其分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四个领域。政治、经济、教育三者的界线一清二楚，各有团体为他们奋斗，如马华公会在政治领域、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总会在经济领域，董教总在教育领域。至于华人文化，由于它的涵盖面过广，因此也就没有一个特定的团体可以代表。以汤林森的话作指南，我们首先将提出的问题是马来西亚人如何使用这个词？马来西亚的文化论争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在独立后困扰了无数的人？族群纠纷为什么常和文化问题扯在一起？它和一个人的身份确认有什么关系？

诚如简克斯（Chris Jenks）所言：“文化最常用来表现一个文化与其他文化本质的差异，而非统合。”¹⁷ “华人”在马来西亚之所以成为议题，主要是它的另一面有其他族群，只有在比较的基础上，一种文化的特性和共性，才能得到确认。这种对立状况的显著，冲淡了“马来西亚华人”的方言群归属，

14 Alfred. L. Kroeber and Clyde Kluckhohn,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Cambridge, MA.: The Museum, 1952), p.149.

15 Roland Robertson, “The 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Culture: Some General Consideration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5:1 (1988), p.4.

16 John Tomlinson, *Cultural Imperialism*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1), p.5.

17 Chris Jenks, *Culture*, p.10.

使到独立前不同方言群的冲突在最近三、四十年间都已不是议题，也就是说，独立以后，只有“华人”的问题才可以唤起忧患的情绪。中华文化对华人最大的意义是，它让华人看起来更像华人。

依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又不得不触及“中华文化是什么”或者是“如何看待中华文化”这样的问题。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无疑是将文化追溯到远古，但是这样做，我们可能把错综复杂的文化问题简单化。我们真的具有一个完整、同质性的“传统”，还是拥有若干多样的、异质性的“传统”？一方面，儒家、道家和佛家等思想流派多元共存，虽然我们可以将它普遍化而解释成中华文化，但我们却知道，佛教是一千多年前的传来的外来文化。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的传入，在中国的人文思考中，就再也无法抹去外国文化的影响。

对于新一代的马来西亚华人，特别是独立以后才出世的新生代，文化的“变动性”现象更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大部分的新生代至少涉及了两种文化，他们都是华文教育和马来文教育结合体的产品，这群人至少都通晓马来语和华语，并能以英语对话，分别只是在个别语言的流利程度。这群人对马来西亚的认识远超于任何地方，他们对马来西亚的事物都有特殊的亲切感。“马来西亚文化”和“中华文化”的交杂成了马来西亚华人族裔的特殊性。也就是说，“马来西亚华人”这个文化身份已是一个既成的事实。

“文化身份”，就如霍尔（Stuart Hall）所言，是指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这种认同是有着极强的连续性，它使到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找到许多相同点。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它提供给我们一个稳定的、不间断的意义框架。但在同一个时候，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文化身份的变化特质。“过去的我们”只是历史的介入，我们不可能将这种历史经验固定，因为文化

身份既存在又变化，它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文化身份”虽然有源头也有历史，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绝不是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社会和政治的发展。¹⁸“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因此不只是“中国历史”，它还得加上华人移民以后的马来西亚历史。

做为一个文化身份，“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积累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浓厚。只不过这种文化身份的确立却是伴随着焦虑而至。也就是说，在马来西亚华人和其生活的世界联系时，华人在心理上或行为上体验到各种各样的冲突。华人在身份的确认上意识到了解释的困难。特别是被问到为什么对中华文化那么执着时，这种处境更是显著。在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议题上，视线都集中在“中华文化”，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身份无可避免地被分割成马来西亚人的身份和华人的身份，换句话说，两者一方面是交融一起的，一方面又被逼分开，马来西亚华人之所以有身份认同危机的问题原因就在这里。戈兹（Clifford Geertz）引申了韦伯（Max Weber）的看法，将这一点说得极为清楚：“我和马克斯·韦伯一样，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识之网上的动物。我把文化看作是这张网，因此认为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¹⁹马来西亚华人之所以出现身份的焦虑，就是指他们在对这张“意义之网”进行编织、修补和重新建构时所遭遇的矛盾、不安和疑难。有一点当然得在这里强

18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edited by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pp.392-401.

19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5.